

≡ 广东历代绘画展览丛书 ≡

广东画坛闻见录

梁江 著



岭南美術出版社

广东历代绘画展览丛书

广东画坛闻见录

梁江 著

岭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东画坛闻见录 / 梁江著. —广州: 岭南美术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362-3943-2

I. 广… II. 梁… III. 绘画史—广东省 IV. J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6451号

策划编辑: 刘一行

责任编辑: 刘一行

魏 曼

麦 璇

责任技编: 许骏生

谢 芸

封面设计: 刘蔚丹

装帧设计: 何胜刚

广东画坛闻见录

出版、总发行: 岭南美术出版社(网址: www.lnaph.com)

(广州市文德北路170号3楼 邮编: 51004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岭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22.25

印 数: 1-500册

ISBN 978-7-5362-3943-2

定 价: 88.00元

广东历代绘画展览丛书编委会

GUANGDONG LIDAI HUIHUA ZHANYAN CONGSHU BIANWEIHUI

主 任：蔡东士

副主任：杨 懂 顾作义 方健宏 刘斯奋 王晓玲 杨珍妮

主 编：刘斯奋 林亚杰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少勇 朱万章 刘一行 成洪燕 吴武林 陈 迹
陈 桢 麦荔红 张冬娥 林 锐 林夏瀚 罗 兵
郭秀媚 莫 鹏 徐南铁 曹利祥

自序

——行走在探寻路上

我写的第一份可称为学术论文的文章，至今也没有正式发表，确切说只是文稿。回想起来，竟是这份二千余字的文稿确定了我其后对待学术的态度。

1978年，范文澜《中国通史》由人民出版社印行。在一个几乎没什么新书可言的年代，甭说有多么吸引人了。那时我二十四五岁，在县图书馆帮忙编书籍介绍墙报，以近水楼台之便正偷看封存着的《资治通鉴》。看着看着便犯晕了，两书不一样的记述越来越多，越看越无所适从。恰巧这里有全县惟一套二十四史，便硬着头皮从头检阅。读不懂，又掉头啃王力的古汉语通论。以后，逐渐看到了《竹书纪年》，看到陈梦家、顾颉刚等人的历史考辨著作，如同发现新大陆。再掉头看《中国通史》中的疑问，手头有点发痒，心想可逐一写出校改文章，让再版时改正岂非好事？说干就干，先从《中国通史》第一卷开始吧。

排第一的题目是《〈中国通史〉春秋战国纪年表若干漏误的商榷》。完全没有想到，寝食不安用了三年多时间才写出一份只有2400余字的文稿。其中以先秦史籍、二十四史及新出土文物等当时所能知道的材料为依据，提出《中国通史》年表中有三处遗漏，四个国君的名字及年代应予订正。文稿写出却不知寄谁好，报纸上说范文澜先生已去世，便按该书后记提及的机构，寄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室。三四月后，收到近代史研究所办公室一张盖了公章的复函。其中除了感谢对该书关心，尚有“先秦史事纷杂，希望共同努力推进研究”云云。

这是一次典型的青春期盲动。三年来没少吃苦头，考辨一字无不一波三折。其间几乎翻遍了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史籍类书刊，慢慢从别人的著述中揣摩到治学的必要规范和必经路径，知道学术决不可说谎言大话。原计划的其它题目无法继续做下去了，三数年辛苦却有一意外收获——从此不怕看任何古籍了。学问者何？清人刘开《问说》有“学即继以问也”的说法，这是我后来才看到的。但我宁肯把学问简单解读为学习与探问的过程，这是因了这青年时期的三年多经历有感而发。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粤西县城文化馆干杂七杂八的工作。自学艰难，便写信向大学老师美术史家陈少丰先生求教，没承想得到不可思议的帮助。他以广州美院美术史教师的身份，逐一借出学院图书馆尚存的美术史书籍寄给我阅读。每月两册，读完后寄返。后来再没有什么书可寄了，他竟寄来一大包工整异常的读书笔记和卡片，这是他60年代初在中央美院听课所记。陈少丰先生温厚随和，人缘好，治学则至为严谨周密。他历年读书、考察、思考，凡有所

得，均分门别类记录于卡片上。凡动笔写作，均言之有据，凡征引材料必有确凿出处。这就是学问之路。没有陈少丰先生这样言传身教，我料不定还得多吃多少苦头。

好几年就这样过去了。一直阅读新的旧的美术专业刊物，以往只是对上面的文章敬畏有加，这时却不时看出颇不以为然甚至舛错之处。越想越按捺不住，便把自己感受及相关资料写出，投寄给刊物编辑部。当然石沉大海或退稿居多，后来便陆续有文稿在《美术》、《美术研究》、《艺术世界》、《中国画》等专业刊物陆续发出。所写内容有美术史论考辨、美术史方法论研究，也有介入当时“现实主义精神”、“抽象美”热点问题论争的。1984年，《文艺报》、《美术思潮》等刊物的年度综述把我若干观点列为一家之说。对一个基层的青年人而言，颇感意外还有点惶惑。

1982年广东省文代会，主持广东省美协工作的老漫画家廖冰兄在会上说到美术理论人才稀缺话题。与会的陈少丰老师在发言中提及，粤西山城有个叫梁江的青年人，已接连写出论文刊发在中央美院学报上，处境却很困窘。会后，廖冰兄让人立即通知我到省城见他。一番当面考察，广东美协的几位副主席决定，立即把我调至广州从事理论研究和编辑《广东美术论坛》。其后，则是中国美协几度借调我入京编辑《美术》杂志，视野更大大拓展。

这是我青年时代学习与探问的一段难忘经历。至1985年考取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时，发表论文有40余万字，被院团委常丰威推荐参加1986年文化部青年成果展览。

学问必须严谨，却不可人云亦云，一定要知其所以然。在读书和探究中，我慢慢有了不同于人的看法。硕士学业期间，我参与王朝闻先生主持的大项目《中国美术史》编撰。清代卷主编是广东人蔡星仪，记起我们春节后返京在火车上一路争论，得出了清代美术的总体框架。当时美术史界对清代美术评价尚停留在陈陈相因，委靡不振的成说中，我力主决不可让这样简单化结论带入新著作，新美术史应有新结论。回来后，由我执笔写出全书导言初稿，其中清代美术集大成和全面繁荣的观点，在编撰会上获得各位专家认可，后被融入各章节写作中。

硕士毕业后，我有好几年在广东工作。作为改革开放先行点的广东，各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大变动。而文化和艺术领域种种新现象更无法纳入旧文艺理论框架中，对此实难以熟视无睹。90年代中期，恰逢深圳市举办“深圳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我在会上曾直率批评余秋雨给深圳定位为“文化码头”的观点。进而指出，深圳若改革开放经济发达之后不能提供文化创造的经验，将有负当代中国对深圳的期望。此言让全场一时无语，随声附和余秋雨的言论后来少见了。我还向会议提交了题为《多环形文化结构论纲》的长篇论文。文中依据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特征和文化特征，对不同文化类型的划分提出了独

特构想。认为当代文化呈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结构，不同类型文化依文化含量之比例，呈多环并存态势，又在互动格局中往前推进，文化传统则是在筛选和积淀中住后传递的。该文在《广州文艺》连载后，引起文化研究界关注，《中国文化报》、《新华文摘》、《文化研究》等报刊均作了转载。

这些年，我曾花了相当精力爬梳先秦文献，并首次明确提出中国艺术鉴藏的起源及最早的艺术品交易纪录在《尚书》。接着，是对《考工记》这一涉及科技史、艺术史以及美术鉴藏史的重要文献发生很大兴趣。对于影响很大的“凡画绩之事后素功”一语，东汉郑玄、宋人朱熹、前辈学者史岩、葛路等人均有阐释。诸家解释或在白底上作画或作品完成后以白粉勾饰，见解虽有区别，又往往与孔子“绘事后素”相提并论。我则提出，无论“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抑或“绘画之事后于素”的阐释，均不一定是其原意。其一，此语不应与孔子“绘事后素”混为一谈；其二，“素功”在汉代是一固定搭配，不宜分拆。把《考工记》放归汉代历史语境中重加审视，才有可能对“凡画绩之事后素功”一语作出相应解读——“大凡施彩刺绣装饰衣裳的事情，在颂扬先王素功之后。”

这是对学界公认的权威见解提出质疑。我相信，即便不是全盘推翻以往结论，至少可在学术上增加一种见解。倘有人再读《考工记》，他的思路便有机会多一次碰击。能做到这样，我们这样的专业人士方可说不全缺位。

我的处女作是1974年11月刊发在《广州日报》的一份千余字的美术评论。若以此为起点，闯入专业领域已超过30年。这些年虽也出版过几本书，自以为较真实体现自己学术行程的还是历年刊发的单篇文章，现今总数约有300万字。回想起来，凡能说得上学术价值的一定是辛辛苦苦得出与人看法不同的文稿。硕士学业期间所撰写的《院画与清代美术思潮》一文，因对传教士画家与明清美术关系作出独特阐释，曾多次为学界同行引用，后被列入浙江大学以及国家图书馆推荐的《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论著目录》之中。对于传统文人画、清代院画的再评价，对中国美术批评分期、明清美术基本特征及岭南画坛源流等问题的阐述，均曾提出与以往不一样的判断。在我所参与的《中国美术史》、《中华艺术通史》、《中国绘画发展史》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一些成熟的见解被编撰学者群体认可，已融入相关章节。

在一些重要论坛上，我也明确阐述过一些与人不同的观点。2004年8月，我赴南京出席文化部与国家版权局等联合主办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论坛”，应邀作题为《视觉艺术作品与知识产权保护》的主题演讲。我直截了当指出，现行《著作权法》多注重音像行业特征，对美术作品却缺乏针对性，亟需在修订中改进。在中国油画学会第三届大展学术会议上，我曾针对陈丹青先生对当代中国油画的判断，当面指出其结论与事实不符，带有“语言暴力”倾向。陈丹青听了也承认确“有点语言暴力”。这次论争的主要观点，后来我写进《文

艺研究》刊发的《本土化——百年中国油画的主题词》一文。其中强调：“油画这样一个外来的艺术品类，在中国土地上历经百年的发展，已经融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在题材内容、审美情趣、表达方式等方面已经本土化。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和一种精神载体，油画并没有穷尽继续发展的可能，它之在当代中国找到繁衍的土壤，完全合乎文化发展迁变的逻辑。”

这是我从事学术探索的几个碎片。我常常想的是，我们这些名正言顺在国家学术机构从事专业研究的人，若不能提供符合社会期待，与所在位置相称的成果，明显便是失职。十多年前，著名华裔画家汪澄先生从纽约给我寄来一信。其中说：“目前两岸艺术界都缺少真正的艺术批评家，也缺乏分析、整理及总结今天中国海内外美术变化进程的人才。因此像你这样敢写敢言的评论作家，我觉得是难能可贵。希望先生坚持自己的‘自留地’，为中国美术多做一点所能做的工作。”他对我的美言，当缘于一种并非仅属他个人的热切期待，而他对美术界现状的分析确实没有说错。

学者的天职是做好学问，我只能一直在探寻路上走下去。

梁 江

2009年9月13日写于北京

目录

001 上篇：亲历及见证

- 002 随廖冰兄上京
- 039 “民族拼盘”之行
- 044 粤海观潮答问录
- 050 曾看“星河展”
- 054 1989年的第七届全国美展
- 056 广州观展札记
- 065 ’89热点追踪
- 075 1980年看“容庚教授捐赠书画展览”
- 085 纪念黄遵宪书画展述略
- 089 广州，给你一个真实的空间
- 091 王朝闻重游肇庆纪事
- 098 李可染和广东

101 中篇：人和作品

- 102 永远的绿色
- 107 《冰兄漫谈》及冰兄的画
- 111 冰魂雪魄在人间
- 115 吴子复与一段璀璨的历史
- 118 越出地域视角看罗铭
- 120 忆陈少丰先生
- 123 孤独的王肇民
- 128 林丰俗：人和自然的统合境界
- 136 1989年看许钦松
- 139 黄笃维1995年的书画新作展
- 141 西樵山下那一片绿原
- 146 恪守真诚的冉茂芹
- 149 徐坚白：坚实的艺术旅程
- 151 骆文冠：从刀到笔的耕耘
- 153 廖红球墨竹画集序

- 155 拥有一片五色故土的肖映川
158 卢延光与《中国一百仕女图》
161 翁源五家画集序
164 黄亦生：朴质与真诚的艺术
166 由蔡照波的篆刻到其他
168 从祝微说到当代的文化关注
171 热土、南风黎明晖
173 1985年致陈永锵
180 书艺的返璞归真
182 读朱万章《岭南近代画史丛稿》
184 岭南花鸟画六题
193 画坛短评七则
204 《抱朴守一：区广安山水画展》序
205 与时代同行——杨之光简论

205 下篇：思考与诤问

- 210 百年中国美术大趋势
220 广东30年美术叙事史的几个关键词
233 20世纪初之中国美术格局
242 流花湖畔遐想
248 生在甜土里的艺术之根
266 居廉的现存作品及其艺术特色
295 潮起潮落看市场
302 文德路79号读书漫笔
313 珠海、江门和中山的美术
318 辉煌尚待来日
322 广东早期油画及社团若干问题
326 一个真实的谎言
331 高第街的历史风景线
337 答《广东地方税务》杂志问

343 后记

上篇：亲历及见证

SHANGPIAN : QINLIJIANZHENG



广东画坛闻见录

RECORD OF PAINTING IN GUANGDONG

随廖冰兄上京

——1983年北行日记20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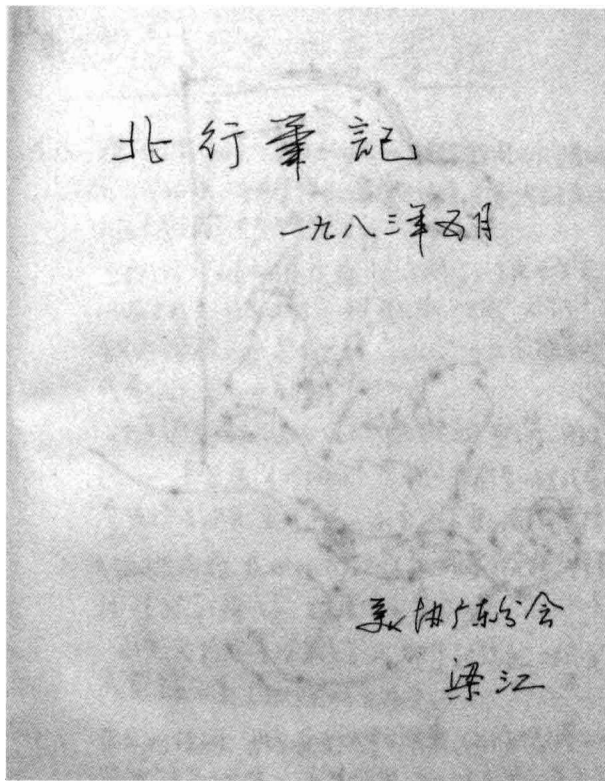
题记： 1982年12月，67岁的廖冰兄在广州文化公园举办“廖冰兄漫画创作50年展”，成为广东漫画界和美术界的盛事。我其时蒙冰兄、笃维两位省美协当家人扶掖，甫从罗定借调至省美协工作，参加了冰兄画展的开幕及学术研讨等活动。

按照中国美协（广东人多称为“全国美协”）的方案，廖冰兄这一展览将在1983年5月移至中国美术馆，与上海漫画家张乐平的作品在同一展厅展出。80年代初，全国各地的美术展览均只能由美协统一安排主办，其他机构并无主办权。其时中国美术馆仍由中国美协管辖，尚未划归文化部管理。而在当年，能出版个人画集、举办个人作品展览，是非同寻常的大事，大多画家终其一生都难有这种荣耀。

我其时借调到广东美协从事理论工作。冰兄关爱青年人，安排我这样从未到过北京的小辈随行，用意在让我见识世面。有关情况，可参阅本书《冰魂雪魄在人间》一文。由于展期变动，我与冰兄在京

时间达十七八天。加上旅程，行程达20天。此行从出发开始，我便每天写日记。大多为现场记录，来不及的也记下要点并在当晚补上，尽量把所见所感所听记录下来。在当年尚无便携录音设备的条件下，日记、笔记是最有效的记录手段。

翻看二十多年前的日记，当年所经见者大多为中国文化史、艺术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大多陆续故去，冰兄也辞世几年了。这份原始笔记，便成了当年惟一材料。为了保持原貌，并未在发表时增删改动原记录文字。为了诸位读者方便，仅为每篇日记加了小标题，并把相关人物简况以注释方式标出。



北行日记手稿

2009年2月附记

廖冰兄（1915—2006），原名廖东生，因其妹名廖冰，故以“冰兄”为笔名，亦曾用“郑育吾”等笔名，原籍广西象州，生于广州，曾任中国美协理事、广州漫画学会会长等职，代表作有《猫国春秋》、《阿庚传》等。

五月十六日，星期一

坐硬卧车出发，与李桦、李树声同行

晚七时末，准备去火车站，冰兄的送行者热闹非凡。进站时他步伐很健，还争拿行李。一同进站有李桦、李树声，他们在七号车厢。王立、陈吾送行。

车开行后，说到广州画院院展，他说刚写了一个书面发言，《广州日报》已抄走一份。画展是中青年为好，他说“名气不大，水平不高，资格不老，环境不好……有的画家能拿出有份量作品，希望以后保持”。

对黄堃源的画，他只认为一张《血沃芳草》好，因为做到了“以实写虚”（很概括），其它几张仍是一般风景画。黄伟强为冰兄画集写的前言，《黄金时代》曹淳亮看了认为无风格。我则认为还有点繁琐不概括，语言不精炼。大家意见是共同的。

冰兄又说，不喜欢车上食物，宁可到停站时去买包子或煎饺之类（这是广州食物）。

五月十七日，星期二

七嘴八舌论评美术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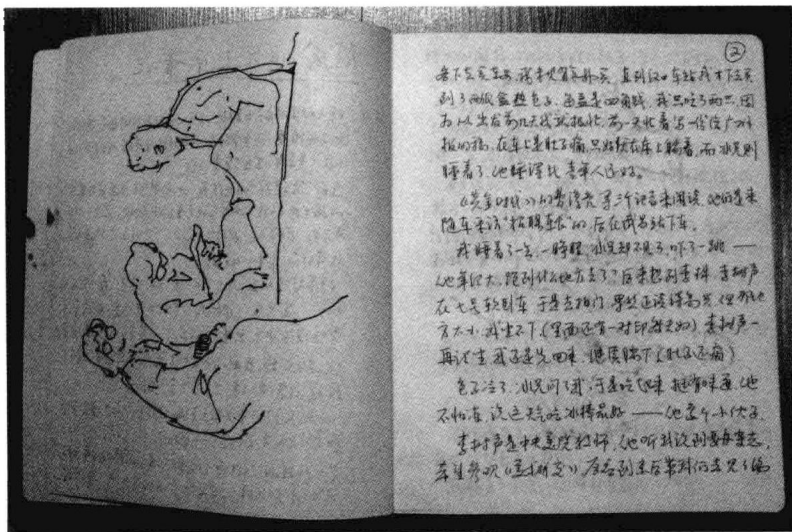
早上到株洲，冰兄近七时半才起来，他昨晚睡不好。我也陪他睡了一会又起来，如此几次，早上旅客下去买东西，我未见有食物卖。直到汉口车站我才下去买到了两纸盒热包子，每盒是四角钱。我只吃了两只，因为从出发前几天我就极忙。前一天忙着写一份给《广州日报》的稿，在车上一直是肚子痛，只好伏在床上躺着。而冰兄则睡着了，他睡得比青年人还好。

《黄金时代》的曹淳亮等三个记者来闲谈。他们是随车来采访“招聘车长”的，后在武昌站下车。

我睡着了一会。一睁眼，冰兄却不见了，吓了一跳——他年纪大，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后来想到李桦、李树声在七号软卧车，于是去拍门，果然正说得高兴。但那地方太小，我坐不下（里面还有一对印度夫妇），李树声一再让坐，我还是先回来，继续躺下（肚子还痛）。

包子冷了。冰兄问了我，于是吃起来，挺有味道，他不怕冻，说这天气吃冰棒最好——他像小孩子。

李树声是中央美院教师，他听我说到广东要办杂志，希望参观《美术



北行日记手稿

研究》，答应到京后带我们去见编辑部的同志。他对近现代版画、漫画史很有研究。冰兄的一些资料（如抗战时的）已找不到，他竟说他有。李树声是典型的北方人——高大，胖胖的，健谈。他和冰兄谈到徐悲鸿研究，我认为廖静文如不写《徐悲鸿一生》，形象更高大，写了反低了，他很赞同。

冰兄谈到对一些人的评价。我认为广东的陈舫枝、陈永锵、林丰俗日后未可估量，他赞同。还说到林墉、王维宝、陈衍宁、汤小铭浅了些，一味漂亮，内涵不够。李树声认为林墉的女人画得漂亮，但像旧社会的美人——我以为是甜、俗了一些。冰兄说，计起来，还是关山月的画厚。

九时多，我不大舒服，躺下了。晚饭吃了包子，还是汉口买的几个。在武昌买的鸡蛋吃不完，中饭是买了列车上的纸盒饭，一元一份，不合口味。

五月十八日，星期三

去了黄苗子和方成家中

列车要早上六时到京，李树声过来说东西多，要和我们合起来往返搬运。

我昨天下午呆呆地看着车窗外的田野——那是广袤无垠的华北田野，小麦开始黄了，村落一簇簇的很平坦的田塬，真是一望无际，与南方大不同，人们的衣着又旧又土。中国，几千年来变化了多少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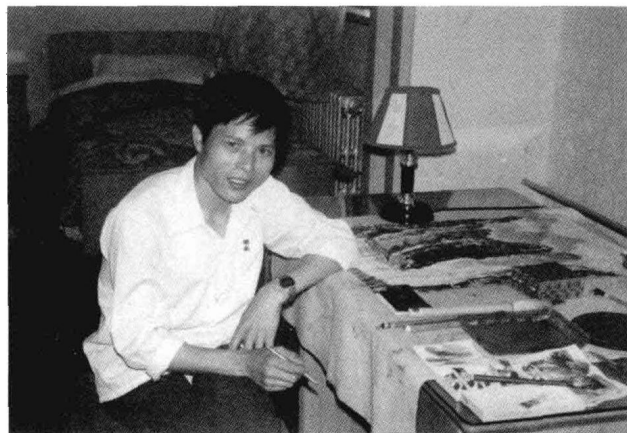
六时多到京，下雨了。我们却没有雨具，李树声叫加衣服，还说到站基本没雨淋。

全国美协没人来接。李树声有家属接，东西从车窗递下去，我又去帮李桦搬了行李。一齐到出口大厅等，也不见有人接，他们先走。我和冰兄呆呆地在厅里等了一个钟头——因为太早，打电话也没人接。我和冰兄研究起北京人灰色的衣服，又一齐发牢骚说全国美协不像话，又骂服务员太不近人情，不给找电话，也不叫广播。

出站想叫小汽车先找全国美协或余所亚家（为他带了东西来），才知道北京的出租车少，



梁江和廖冰兄、马龙在中国美术馆



在小招待所

要排队等。而李树声出去后一个钟头才排到，刚好碰见他，代叫了一辆小车开到全国美协（中国美术馆），用了四块钱。冰兄大吃一惊，说吃亏了，车上也没计程器。中国美术馆门口，有哨兵把守，冰兄说太怪，北方的地方很喜欢士兵站岗。传达室七时多有人了，我们进了传达室。冰兄愣了一下，大声说：“呵！呵！您认识我吗？——您这个肥佬！”——原来是美术馆副馆长张谔。冰兄介绍说是早期漫画家，延安过来的。这么早上班，是因为怕挤不上公共汽车。冰兄又叹息说，革命那么久，年岁那么大，也没个车接，太可怜了。张谔和冰兄只好哈哈笑笑了之。

和冰兄站着吃了两个冻糖包、一碗豆浆。冰兄说起北京的饭馆很怪，没有凳或很少凳，好像怕人家来吃东西，如果包承给人就不同了。我看他牢骚随时都可以发的。

回到美术馆办公室。展览部（全国美协还在防震棚办公）说展期变更，上海张乐平来后不愿按原计划和冰兄在一个大厅一分为二展览，要每人一个厅。只好推后，要推到月底三十或三十一日才预展。我们的时间一下子多了。姓金的建议我们去北戴河。

美协陈松林联系到了文化部招待所。我们转车到了和平里，住到三楼一个五个床铺的房间。那时已是十点半了。

我们问了路。要到黄苗子家，转车到农展馆还加走一站路。问路时回答很热情——北京人不比南方。一个姑娘细心指给我们说：“北里是从十字路口一直走一百米到一个派出所旁边。”走了一公里，问人说不不对，又走回来，才知道应该转弯的。后来终于问到同苗子住一栋楼的人，跟着他去团结湖北里二号。冰兄看来很能走路，只不过老是怀疑是否又走错了。

刚好苗子在家——他是矮矮的，很健壮。这跟我之前想象的著名美术史权威样子不同。苗子跟冰兄是老朋友，听说冰兄坐硬卧车来，几乎要发火，说：“没钱来我这里拿好了！”冰兄“呵呵”大笑，说：“您从来没有这样大方，现在发达了，不同了，口气大了。”

苗子的家布置得很好。墙纸、地胶、冰箱、电视、立体声一应俱全，加上大书架的书，墙上有叶浅予早年画的一张工笔画，有新从中州出土的汉画像石拓片，还有一张张大千去年专送他的人物画。他们谈起了冰兄展览的前言，苗子说这前言写了，竟要交书记处讨论。他们又发牢骚，冰兄又说几次广东推他上全国政协，竟没有批下来。

冰兄介绍我给苗子，我客气地请他以后多加指教。中午在苗子家吃



北行日记手稿

饭，是一大盘炒面条。“郁风躲到天津编文集，她老了，性格变了，吵不得。”苗子说。又说第二天要和叶浅予去文研院开会，要冰兄下午找方成，因他第二天要和张仃去苏州、南通。

苗子送了冰兄一本香港版《古美术杂记》，我们先走了。苗子送到白家庄车站，并告诉我们，米谷就住在他旁边一栋楼，不过他不能走动。

回到文化部招待所。这次按苗子的方法坐车，是反方向的。冰兄一路“呵呵”地说，原来这是个四方框，怎么走都一样。

午睡后近四点了。我洗了一个头，冰兄还未醒，只好把他叫起来。然后找方成，还带上两包糖果之类。我也把林丰裕要送他的画册带上。打了几次电话却不通，只好径直走了。

方成在家。一见是冰兄，很高兴，说起早上等了一个钟头没人接，方成说应打电报给他的。方成的夫人苏继英看来年轻、热情而有分寸。冰兄在路上已说过这对夫妇的情况。他们说起这次画展。方成拿出一张画稿，是为张乐平画的，叫《百万军中藏阿斗》，画张乐平骑马挥舞大笔，怀中揣着一个三毛——这构思我和冰兄都一同赞叹。

方成说起漫画中的鲁少飞等人。他现主编《漫画选刊》，对漫画的历史和理论有研究。我说起现在漫画的定义和美学价值的争论，他是主张幽默不同于肤浅的滑稽。而且说到，现在画漫画的人可以不懂美术只要构思。方成是主张漫画要讲笔墨线条技巧的。冰兄说起江沛扬不懂看油画、国画之类，方成也慨叹了一会。关于冰兄画集的前言，方成主张冰兄自己写“自序”。

晚饭在方成家吃。路上已估计到是晚饭时间，先在商店买了两包熟肉。苏继英热情得很，忙着张罗饭菜，还买来啤酒。方成和冰兄能喝酒，我还不不懂喝酒的。

陈以雄在工艺美院进修，找到了方成家。听说他搞装饰性人物画，方成说应看看曹涵美的画——那功力是现代人物画家很少比得上的。说着，他找出了几张曹涵美插图的《金瓶梅·李苹儿》来看，并说，王叔晖等人的功夫是比不上曹的。

要在《漫画选刊》上介绍日本年轻女漫画家臂美惠，冰兄答应和我在京写一篇短文，我问方成，知道千来字就可以了。

方成明天要和张仃、丁玲、郭兰英、侯宝林一行人去江苏。谈到九点钟，我们才走了。原来冰兄说要找沈同衡、叶浅予等人的计划只好作罢。

十点多回到招待所。待了一会，已是十一点了。我发现有两个人在房门前找门牌。一问，是找冰兄的，原来他们刚从香港来，是《明报》记者，要参加开幕式（可惜画展推迟了）。我很累，想休息了，冰兄和他们谈。我后来知道是两位热心漫画史料的青年人，不肯结婚，把钱用在收集资料上。

他们要赶去华侨大厦找住宿的，我看冰兄很担心晚了，他们到底有没有住的地方。

五月十九日，星期四

下榻华侨大厦的张乐平和甘雨胡同的叶浅予

早上起来，冰兄说已约定九时前再到方成家，香港来的杨维邦要到方成处谈。于是，我们再按昨天线路到了方成家门口的金台西路。早餐是在路边一个小饭店吃的，我们除了慨叹还有那么多人穿草绿军装之外，又对旁边几个北方人吃东西的数量惊讶地讨论了一番——我们是每人吃了三个包子，而他们每人竟买了十来个热包。冰兄又发议论了，说这是典型的中国食物结构，以碳水化合物为主。倘以蛋白为主，是无需吃如此数量食物的。

方成在家，他的夫人苏继英上班了。我记起需写臂美惠的文章，先向方成借《漫画选刊》所出的三期。第一期已没有，二、三期他送给我了。我们谈到了现在的出版发行渠道不太通，《漫画选刊》竟只能发行两千本，可怜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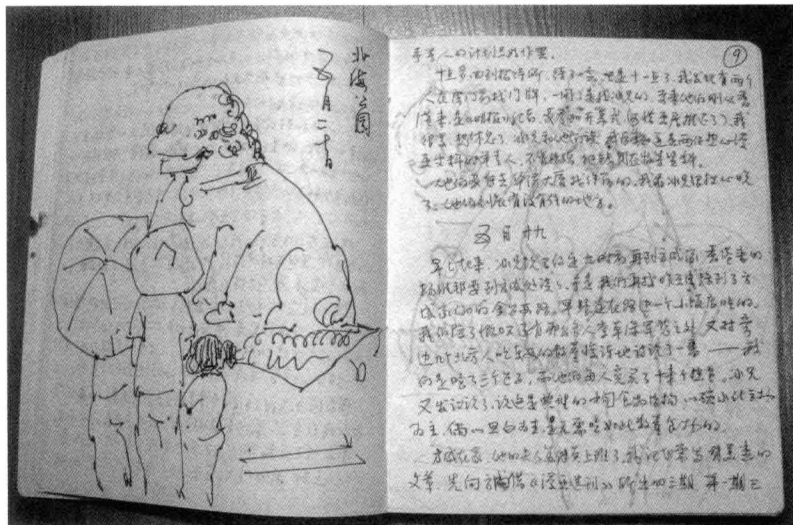
九时过一些杨维邦才来了，原来他们又找了近一个钟头才找到方成家。于是问起了他们要收集漫画史料的事，方成也表示支持。方成为维邦画了一个钟馗，为马龙画了个鲁达。他是讲究线条的，这两件即兴小品也可看出。

方成收藏了一张冯玉祥1943年赠送他的一张小画，上面画红辣椒、绿辣椒。冰兄想拍照，但方不肯，说一公开，博物馆无论如何是要来拿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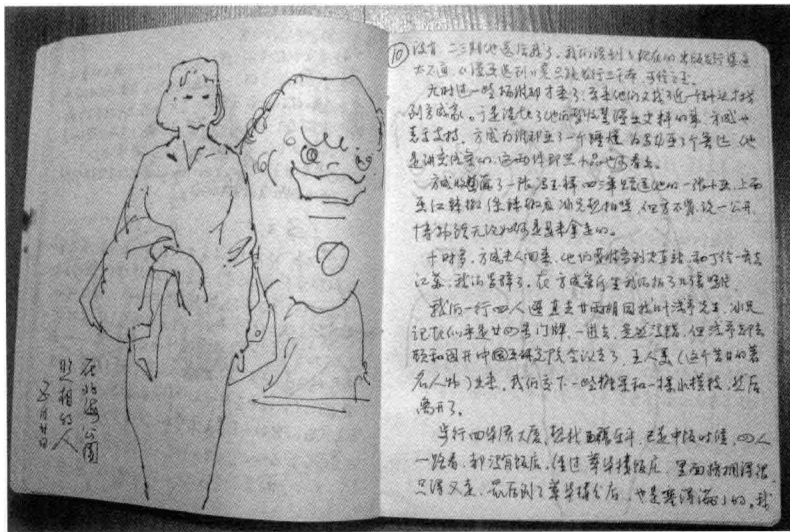
十时多，方成夫人回来。他们要到火车站，和丁玲一齐去江苏。我们告辞了。在方成客厅我们拍了几张照片。

我们一行四人径直去甘雨胡同找叶浅予先生。冰兄记起似乎是廿四号门牌，一进去，竟然没错。但浅予却去颐和园开中国画研究院会议去了，王人美（这个昔日的著名人物）出来，我们交下一些糖果和一棵水横枝，然后离开了。

步行回华侨大厦，想找张乐平。已是中饭时候，四人一路看，都没有饭店。经过萃华楼饭店，里面挤拥得



北行日记手稿



北行日记手稿